

續資治通鑑

續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二

賜進士第爲都高舉都察院御史總督湖北湖廣總督在蘇發發議劾其妻等事都察院總督

宋紀四十二

起曆維單閏九月盡上章
執徐十二月凡一年有奇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

帝

寶元二年

遼重熙八年

九月乙未以知府州折繼宣苛虐拮

克失種落心貶爲楚州都監以其弟繼閔知府州事

丙申以駁中丞張宗古通判萊州時御史中丞孔道輔

再執憲權貴憚其鯁直初道輔迎其父里中傲郭贊舊

宅居之有言于帝曰道輔家近太廟出入傳呼非所以

尊神卽詔道輔它徙宗古言漢內史府在太廟墼中國
朝以來廟垣下皆有官司第舍請勿令避帝曰若此豈
重宗廟乎坐是宗古外謫道輔歎曰儉人之言入矣宗
古宗彗弟也 乙卯出內庫鈔四萬兩易粟賑益梓利
夔路饑民 是月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富弼上疏曰聞
去年十二月元昊反變起倉卒眾皆謂之忽然臣則知
其有素蓄元昊常勸德明勿事 中朝杜絕朝貢德明以
力未盛不用其謀豈有身自繼立而不行其說邪此反
狀有素者一也自與通好略無猜情門市不譏商販如
織山川之險夷國用之虛實莫不周知又比來放出宮

女任其所如元昊重幣納之左右朝廷之事宮禁之私皆所窺測濟以凶狡之性豈顧宗盟此反狀有素者二也西鄙地多帶山馬能走險瀚海彌遠水泉不生王旅欲征軍須不給窮討則遁匿遑依則襲追元昊恃此艱險得以猖狂此反狀有素者三也朝廷累次遣使元昊多不致恭雖相見之初暫御臣下之服而退出之後便具帝者之儀此反狀有素者四也頃年靈州屯戍軍校鄭美奔我德明用之持兵朝廷終失靈武元昊早蓄姦險務收豪傑故不第舉子數人自投於彼元昊或授以將帥或任之公卿倚爲謀主此反狀有素者五也元昊

援契丹爲親緩則指爲聲勢急則假其師徒至有犄角
爲奇首尾相應彼若多作牽制我則困於分張此反狀
有素者六也是六者歲月已久中外共聞而天子不得
知朝廷不爲備此兩府大臣之罪也聞元昊遣使多擇
勇悍難制彊辯自高者謂必不敢加誅我若察其叛謀
於始至之日盡斬都市卽時削奪或命將致討或發兵
備邊戰士必爲之增氣而反召之都下悉其貨易重幣
遣還豈非冀其回心易慮復義向化乎夫朝廷結以恩
信幾四十載尚無懷感之意豈茲姑息遂可懷移總緣
執事者選懦自居般之恐其急擊囚之恐其有辭遂至

放還似示寬貸向若未能加戮只宜境上卻回使其不測淺深猶可謂之下策召而復遣成其不辱君命之賢大國之謀悉爲小戎所料謀國若此取侮之道也郟延路嘗與蕃兵接戰有一寨主爲蕃兵所得及擄去軍民甚眾西頭供奉官馬遵引兵追戰卽時奪回延帥范雍及副都部署劉平奏乞酬獎朝命只遷東頭供奉官而已夫馬遵者出死力突堅圍引旣衄之兵入不存之地奪已禽之將士拔已陷之師徒雖非大功亦可謂之奇節主帥係奏理合超遷只進一官殊乖輿論樞密使夏守贊早緣攀附漸致顯榮一旦擢居眾賢之上人心不

允況復元昊作梗西陲用兵所宜遴選才能而遽用斯人不問賢愚皆所輕笑亟宜罷免以重觀瞻西部用兵以來數差移武臣往彼每有過關求見者必於邊事有所聞陛下聽朝之餘何憎一見待以從容加之善誘使盡意敷陳然後觀其奏對之是非察其趨向之邪正可者則獎激而遣之不可亦優容而罷之如此則各盡所懷無不感悅勇銳立功何憂乎叛寇何恤乎用兵哉

冬十月甲子罷諸司三品官卒輟視朝初光祿卿鄭立卒禮官舉故事請輟朝而議者以爲今諸司三品非要官恩禮不稱輟朝故罷之 宗正寺修玉牒官李淑上

所修皇帝玉牒二卷皇子籍一卷 癸酉降益州路轉

運使明鎬知同州坐知陵州楚應機受賕鎬失案舉也
應機將敗或告鎬以先期奏之鎬曰獲罪則已安可欺
朝廷邪 是月遼主駐東京 十一月戊子朔出內庫

珍珠估緡錢三十萬賜三司帝諭輔臣曰此無用之物
既不欲捐棄不若散之民間收其直助糴邊儲亦可少
紓吾民之斂也 壬辰詔禮部貢院自今省試舉人設
簾都堂中間而施帷幕兩邊令內外不相窺見點檢試
卷官及吏人非給使毋得輒至堂上其詩賦論題並以
注疏所解揭示之不許上請或題義有疑當請者仍不

得附近簾前御試考校竝分上中下三等初考用墨其
點抹於卷後通計之若塗注脫誤四十字以上爲不謹
亦依禮部格少字數退黜之 甲午遼主諭近臣曰有
以北院處事失宜擊鐘及遣駕者悉以奏聞 丁酉知
樞密院事盛度罷爲尚書右丞知揚州參知政事程琳
罷爲光祿卿知潁州御史中丞孔道輔出知鄆州初張
士遜素惡琳而疾道輔不附己將并逐之會開封府吏
馮士元以賊敗知府鄭戩窮治之辭連度琳及天章閣
待制龐籍等十餘人士遜察帝有不悅琳意卽謂道輔
曰上顧程公厚今爲小人所誣宜見上爲辨之道輔入

對言琳罪薄不足漢治帝果怒以道輔朋附大臣故特
貶焉於是度坐令士元彊取其鄰所賃官舍琳坐令士
元給市張遜故第籍坐令士元市女口皆黜罷而士元
流海島頃之帝謂輔臣曰所決馮士元獄如問頗愜輿
論士遜對曰臺獄阿徇非宸斷無以肅清明邪 戊戌

遜命皇子梁王召僧論佛法意主重佛教僧有正拜三

公三師兼政事令者凡二十人

攷異遜史作詔皇太子
召僧論佛法然其時梁

王未立爲太子也今改正

辛丑許建州立學仍給田五頃

王寅

以參知政事王謨知樞密院翰林學士知制誥宋庠參
知政事 時陝西用兵調費日蹙天章閣待制同判禮

贊資台通監

卷四十二

五

院宋祁上疏論三冗三費有定官無冗員一冗也廂軍不任戰而耗衣倉二冗也僧道日益多而不定數三冗也道場齋醮無日不有皆以祝帝壽祈民福爲名竝取其一二不可罷者使略依本教以奉薰修則一費節矣京師寺觀或多設徒卒故增置官司衣糧所給三倍它處帳幄謂之供養田產謂之常住不徭不役生蠶齊民請一切罷之則二費節矣使相節度不隸藩要取公用以濟私家請自今地非邊要州無師屯者不得建節度已帶節度不得畱近藩及京師則三費節矣臣聞人不率則不從身不先則不信陛下若能躬服至儉風示四

方衣服醜膳無溢舊規請自乘輿始錦采珠玉不得妄
費請自後宮始 戊申遊以太后行再生禮大赦己酉
遊城長春 是月夏人寇保安軍鄜延鈐轄盧守勲等
擊走之賊又以三萬騎圍承平寨鄜延副部署祥符許
懷德時在城中率勁兵千餘人突圍破賊賊乃解去

十二月庚申詔審刑院大理寺刑部毋通賓客 乙丑
賞保安軍守禦之功以盧守勲爲左驥驥使都巡檢司
指使散直西河狄青爲右班殿直青功最多故超四資
授官 帝嘗問參知政事宋庠以唐入閣儀戊辰庠上
奏曰夫入閣乃唐隻日於紫宸殿受常朝之儀也自高

宗以後天子多在大明宮宮之正南門曰丹鳳門門內
第一殿曰含元殿大朝會則御之對北第二殿曰宣政
殿謂之正衙朔望大冊拜則御之又對北第三殿曰紫
宸殿謂之上閣亦曰內衙隻日常朝則御之以本朝宮
殿視之大慶殿唐含元殿也文德殿唐宣政殿也紫宸
殿唐紫宸殿也唐制每遇坐朝日卽爲入閣而叔世離
亂五朝草創正衙立仗因而遂廢其後或有行者常人
罕見乃復謂之盛禮甚不然也開元舊禮本無此制至
開寶中諸儒增附新禮始載月朔入閣之儀又以文德
殿爲上閣差舛尤甚蓋當時編撰之士討求未至太宗

朝儒臣張洎亦有論奏頗爲精洽或朝廷它日修復正
衙立仗欲下兩制使豫加商榷以正舊儀然議者以爲
今之殿閣與舊制不同難復行之 己巳降侍御史王
素爲都官員外郎知鄂州初孔道輔與素連姻舉素爲
臺官道輔旣貶故并素出之王申詔中書自今御史闕
官宜如舊制具兩省班簿來上朕自擇舉初中丞與知
雜御史例得舉臺官及道輔舉素帝以爲比周故降是
詔 癸酉以益梓利夔路饑罷皇子降生進奉從韓琦
請也異時有司督責賦役煩急收市上供物不以其直
琦悉爲輕減調除之逐貪吏罷冗役活饑民一百九十

餘萬明道中簡州勸誘納粟復糶之爲錢十六餘萬悉歸常平琦曰是乃賑濟之餘非官緡也發庫盡給四等以下戶 孔道輔旣貶邠州始知爲張士遜所賣頗憤惋行至韋城發病卒然天下皆以遺直許之 閏月己酉以開封府推官直集賢院富弼知諫院 是月元昊復遣賀九言齎嫂書納旌節及所授敕告并所得敕榜置神明匣畱歸娘族而去 是歲直史館蘇紳陳偃宐八事曰重齎賞遴選擇明薦舉異章服通才宜擇將帥辨忠邪修備豫除史館修撰紳又請詔西邊將帥爲入討計且曰以十年防守之費爲一歲攻取之資不爾則

防守之備不止於十年矣 郟延環慶副都部署劉平

上言元昊侵逆恣行殺害眾叛親離復與嘉勒斯賚舊

喃斯囉相持已久結隙方深此乃天亾之時臣聞寇不

可玩敵不可縱若以郟延環慶涇原秦隴四路軍馬分

爲兩道益以蕃漢弓箭手步騎得精兵二十萬比元昊

之眾三倍居多乘人心離散嘉勒斯賚立敵之時緣邊

州軍轉徙糧草二百餘里不出一月可坐致山界洪宥

等州招集土豪授以職名給衣祿金帛自防禦使以下

刺史以上第封之以土人補將校勇者貪於祿富者安

於家不期月而人自定或授嘉勒斯賚以靈武軍節度

使西平王使逼元昊河外族帳復出鄜延石州蕃漢步
騎收河西部族以厚賞招其酋帥其眾離貳則以大軍
進討以所得城邑封之元昊不過竄身河外窮寇耳或
朝廷貸元昊之罪更示含容宿兵轉多經費尤甚恐契
丹謂朝廷養兵百萬不能制一小戎有輕中國之心然
亦須議守禦之長計或元昊潛與契丹結爲聲援以張
其勢則安能減西兵以應河北譬如一身二疾不可並
治必輕者爲先重者爲後也請召夏竦范雍與兩府大
臣議定攻守之策令邊臣遵守

攷異李燾曰本傳云平
奏此疏未報而元昊盛

兵攻保安軍由土門路入寇平自慶州往援延州兵敗
被執平被執乃明年正月二十三日則此疏必是年冬

未所奏也初夏竦請增置土兵易戍兵東歸令既下爲知河中府龍圖閣直學士楊偕所駁而止 鄜州判官种世衡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其廢壘而興之以當寇衝右可固延安之勢左可致河東之粟北可圖銀夏之舊朝廷從之命世衡董其役夏人屢來爭世衡且戰且城然處險無泉疑不可守鑿地百五十尺始至石石工辭不可穿世衡命肩石一畚酬百錢卒得泉以濟城成賜名青澗世衡放兒子也

康定元年

遼重熙九年

春正月丙辰朔日有食之知諫院富

弼請罷宴徹樂就館賜北使酒會參知政事宋庠以爲

不可遂仍舉宴樂

政長編載富弼之言曰萬一契丹行之爲朝廷羞後聞契丹罷宴帝漢

悔之衆遂史興宗紀云正月丙辰朔上進酒于皇太后

宮御正殿宋遣王拱辰彭再思來賀蓋遠以里差不見

日倉故河天不奏初未嘗罷宴也長編係傳聞之謬

王戌賜國子監學田五十

頃初夏人自承平邈聲言將攻延州范雍聞之懼甚

請濟師元昊詐遣其衙校賀真來言願改過歸命雍遽

問於朝厚禮真而遣之遂不設備元昊乃盛兵攻侏安

自土門路入癸酉攻金明寨都監李士彬父子俱被禽

遂乘勝抵延州城下雍先以檄召鄜延環慶副都部署

劉平於慶州使至侏安與鄜延副都部署石元孫合軍

趨土門及是雍復召平元孫還軍救延州平得雍初檄

卽率騎士三千發慶州行四日至保安與元孫合軍趨
土門而雍後檄尋到平元孫遂引還乙亥復至保安平
素輕賊謂其下曰義士赴人之急蹈湯火猶平地況國
事乎因晝夜倍道兼行丁丑夜至三川口西十里止營
令騎兵先趨延州奪門時鄜延都監黃德和將二千餘
人屯保安北碎金谷巡檢万俟政郭遵各將所部分屯
雍皆召之爲外援平亦使人趣其行戊寅德和政遵所
將兵悉至五將合步騎萬餘結陳東行五里平令諸軍
齊進至三川口遇賊時平地雪數寸官軍爭奮殺賊騎
五七百人乃退賊復蔽盾爲陳官軍擊卻之奪盾殺獲

及溺水死者又八九百人平左耳右脛皆中流矢日暮
戰士上首級及所獲馬論功平曰戰方急且自記之悉
當賞汝語未已賊以輕兵薄戰官軍卻引二十餘步黃
德和居陳後見軍卻率麾下軍奔依西南山眾軍隨皆
潰平遣其子宐孫驅追德和執其轡拜之曰當勒兵還
并力拒賊柰何先引去德和不從遂策馬遁與宐孫皆
赴甘泉平遣軍校以劍遮甯士卒得千餘人力戰拒賊
賊退還水東平率餘眾依西南山下立七寨自固距賊
一里所賊夜使人至寨問主將所在平戒軍士勿應夜
四鼓賊環寨大呼曰幾許殘卒不降何待平使人應之

曰狗賊汝不降我何降也明日救兵大至汝眾庸足破
乎己卯黎明賊復招降不從賊麾騎自山四出合擊官
軍平與元孫巡陳東偏賊衝陳分爲二遂與元孫皆被
執賊圍延州凡七日及失二將城中憂沮不知所爲會
是夕大雪賊解去及異到平石元孫被執宋史仁宗紀
不詳其日李燾引實錄稱是月十九
日又據司馬光記聞及趙珣聚米圖經繫於己卯實二十四日也今從之士彬世守金明有
兵近十萬人控扼中路眾號鐵壁相公元昊叛遣使誘
士彬士彬殺之元昊乃使其民詐降士彬士彬白范雍
請徙置南方雍曰討而禽之孰若招而致之乃賞以金
帛使隸士彬降者日至分隸諸寨甚眾元昊使其將每

與士彬遇輒不戰而走曰吾士卒聞鐵壁相公膽墜於地士彬益驕又以嚴酷御下多怨憤者元昊陰以金帛誘其所部渠帥往往受之而士彬不知也及賊騎大入諸降者爲內應士彬時在黃堆寨聞賊至索馬左右以弱馬進遂控以詣元昊與其子懷寶俱陷沒雍初聞賊大舉令士彬分兵守三十六寨勿令賊得入懷寶諫曰今當聚兵禦寇分則勢弱不能支也士彬不從懷寶力戰死或曰元昊得士彬割其耳而不殺後十餘年乃卒黃德和誣奏劉平石元孫降賊知樞密院事夏守贊辨其枉自請將兵擊賊二月丁亥以守贊爲陝西都部

署兼經略安撫等使

及選守贊出使宰輔編年錄作二月丙午長編及宋史宰輔表皆作

二月丁亥今從之

參知政事宋庠請嚴守備於潼關從之知

諫院富弼言天子守在四夷今城潼關自關以西爲棄之邪己丑以入內副都知王守忠爲陝西都鈐轄富弼言唐以內臣監軍取敗非一今守忠爲都鈐轄與監軍何異昨用夏守贊已失人望願罷守忠勿遣不聽

以卿延鈐轄知鄜州張宗誨領興州防禦使許偃宜從事劉平石元孫之敗黃德和遁還鄜州時鄜城不完且無備傳言賊騎將至人心惶恐宗誨乃嚴斥俟力爲守禦計賊亦引去宗誨齊賢子也

及異李燾云德和正月二十五日到鄜州張宗

誨附傳及正傳云德和通還延州不納又走鄜州宗諱
日軍奔將懼而無所歸亂也乃納之拘德和以聞此蓋
因尹洙所為宗諱墓誌案實錄載德和事云德和通至
甘泉掠居民七日至鄜州誨奏劉平等又與宗諱同問
王信以劉平所在此時宗諱實未嘗拘德和也及德和
還延州范雍即使人代領其眾遣歸鄜州聽命所稱宗
諱拘德和當在此時德和前至尚有部曲人自稱力戰
得脫宗諱何緣不納後至則范雍既奪其兵安能作亂
墓誌所云蓋飾說耳今削去宗諱拘德和事迹且德和
見劉平等戰稍卻即先遁去其意必謂延州危急將旦
拜陷安百姓入延州及延州圍解乃自鄜州復還延州
范雍已劫其罪因應不納遣還鄜州聽命則為宗諱所
拘其理勢亦當然也

庚寅詔嘉勒斯賚速領軍馬乘元昊空國
入寇徑往拔其根本成功當授鉞夏節制仍密以起兵
日報沿邊經略安撫司出師為援別賜對衣金帶絹二
萬匹嘉勒斯賚雖被詔卒不能行 壬辰命夏守贊兼

沿邊招討使 宰相張士遜等言禁兵戍邊久其家在
京師者或不能自存帝特出內藏緡錢十萬以賜之士
遜等因請遣使安撫陝西於是起居舍人知制誥韓琦
適自蜀歸論西兵形勢甚悉卽命琦爲陝西安撫使西
上閤門使符惟忠副之帝謂琦曰西戎猖獗官軍不習
戰故數出無功今因小警乃開後福 甲午以通判鎮
戎軍田京僉署陝西經略判官事從夏守贊請也京毫
州人 乙未京畿京東西淮南陝西路括市戰馬敢輒
隱者重置之法出內庫珠償民馬直又禁邊臣私市闕
者官給韓琦言陝西科擾頻仍民已不勝其困請免括

此一路以安眾心從之 丁酉詔樞密院自今邊事並
與宰相參議知諫院富弼言邊事係國安危不當專委
樞密院而宰相不與乞如國初令宰相兼樞密使帝取
其言而降是詔張士遜章得象等以詔納帝前曰恐樞
密院謂臣等奪權弼曰此宰相避事耳 時西蕃首領
吹同乞砂吹同山乞自嘉勒斯賚界各稱僞將相來降
詔補三班奉職僧職擢置湖南弼言二人之降其家已
誅夷當厚賞以勸來者戾子以乞砂山乞竝爲左千牛
衛將軍各賜帛茶使還本族捍賊 賜永興軍草澤高
懌號安業處士懌李興四世孫從种放隱終南山與張

堯許勃號南山三友屢膺薦辟及召命俱固辭帝嘉其
守特賜之詔州縣歲時禮遇仍給田五百畝其後文彥
博又言懌高行可厲風俗復賜第一區 初元昊既陷
金明寨遂攻安遠塞門永平等寨永平寨主監押初欲
斂兵匿溪山避賊指揮使史吉帥所部數百人遮城門
立於馬前曰兵則完矣如城中百姓芻糧何異日爲有
司所劾吉爲指揮使不免於斬願先斬吉于馬前不然
不敢以此兵從行也寨主監押慚懼而返敵至圍城吉
率眾拒守卒完城寨主監押以功各遷一官吉曰幸不
喪城寨吾豈論功乎 丙午赦延州保安軍流以下罪

賊所劫掠地調其夏稅軍民及內屬蕃部爲賊所害者量賜其家緡錢是日改元去尊號寶元二字許中外臣庶上封章議朝政得失自范仲淹貶禁中外越職言事知諫院富弼因論日食謂應天變莫若通下情願降詔求直言盡除越職之禁帝嘉納焉 丁未詔陝西安撫使韓琦與轉運司量民力調所科芻糧調民修築城池悉具數以聞當加優恆將佐懦怯者竝令罷去停諸州上供不急之物數十萬時慶州人陳淑度等陳邊防策旣而補官東南琦奏曰士忠義憤懣爲國獻計雖稍收用乃置於僻左何得自效詔皆徙邊任 癸丑降振武

節度使知延州范雍爲吏部侍郎知安州坐失劉平石
元孫也以環慶副部署雄州趙振爲鄜延副都部署兼
知延州秦鳳路副部署劉興爲環慶副都部署兼知環
州時賊兵尚圍塞門安遠寨延州諸將畏避莫敢出救
及問雍責命眾憂駭訴于安撫使韓琦願無使雍去琦
奏雍二府舊臣盡瘁過事乞且留雍以安眾心趙振處
勇俾爲部署可矣若謂雍節制無狀勢必當易則宜召
知越州范仲淹委任之 三月乙卯朔贈万俟政子天
益爲太子右內率府副率以與西賊戰歿也 遼主駐
魚兒深 丙辰內出手詔賜兩府及執政舊臣俸條上

陝西攻守之策 元昊侵邊不已言者追咎郭勸李渭
不當拒絕山遇庚申命再降其官 癸亥詔陝西城池
委部轉運使張存與安撫使韓琦相度且治邊要之處
餘令以漸興功毋致傷農 詔沿邊各置烽候先是但
委人偵報韓琦以爲請乃從之 辛未詔延州錄戰歿
軍士子孫 遂以應聖節大赦 壬申以宮苑使高志
寧爲河北諸州軍安撫使兼兩路營田使元昊初反志
寧時知隰州亟上言請乘賊未發選驍將銳兵分道急
趨覆其巢穴章數十上不報徒知貝州至是思其言卽
召至闕問今宜爲何策志寧曰今將不送糧而兵不識

法制故敗乃請禁兵五百以古陳法教之既成帝臨試之復下禁衛諸帥議諸帥出行伍不達古法乃曰與今所習異不冝用志寧又言元昊北與遼通宜爲備故有此命俾經略之 癸酉太子中允知長水縣尹洙權僉

署涇原秦鳳經略安撫司判官事從涇原路副部署葛

懷敏辟也懷敏霸之子

致異李諤曰洙先從葛懷敏辟但爲涇原秦鳳兩路經略安撫

判官其後夏竦韓范復辟洙始爲陝西路經略安撫判官實錄於此卽云陝西誤也

太子中允

阮逸上鍾律制議并圖三卷詔送祕閣 延州之德郭

遵以西路都巡檢使屬劉平麾下既與賊遇馳馬入陳

殺傷數十人賊出驍將楊言當遵遵揮鐵杵破其膈兩

軍皆大呼復持鐵槍挺進所向披靡會黃德和引兵先潰去賊戰益急遵奮擊期必死軍稍卻卽覆馬以殿又持大稍橫突之賊知不可敵使人持券索立高處迎懸馬輒爲遵所斷因縱使滾入攢兵注射之中馬馬跪仆地被殺於是特贈遵果州團練使遵開封人也 丙子大風晝冥經刻乃復是夜有異氣長數丈見東南丁丑罷大宴中詔中外言闕政先是改元詔求直言羣下無言者故也 戊寅知樞密院事王黼陳執中同知樞密院事張觀竝罷黼知河南府執中知青州觀知相州元昊叛帝數問過計不能對及劉平石元孫等敗議刺鄉

兵久不決帝不悅宰臣張士遜言軍旅之事樞密院當
任其咎于是三人同日罷以三司使晏殊知河南府
宋綬竝知樞密院事駙馬都尉王貽永同知樞密院事
殊在三司請罷內臣監兵不以陳圖投諸將及募弓箭
手教之以備戰鬪又請出宮中長物助邊費凡它司之
領財利者殊奏悉罷還度支事多施行帝初以手詔賜
大臣居外者詢攻守之略綬在河南畫十策以獻于是
復召與殊及貽永同筦樞密貽永溥之孫也召知永
興軍杜衍權知開封府關中民苦調發行爲之區處計
畫使得次第輸送永與比它州民費省幾半及爲開封

于民政尤盡力權近莫敢干以事者 知越州范仲淹
復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始用韓琦言也 詔諸路轉
運使提點刑獄及知州通判升朝官各舉部內才任將
帥者以名聞從富弼言也 黃德和之誣劉平以降賊
也引敗卒之言爲證已而平親隨王信自延州來妄言
平與賊約和德和患其異詞潛給以鉞斂使亾去而鄜
延已使人拘信信求濟于平之子且曰太尉與賊約和
今乃云降賊信當以死明之鄜延路走馬承受馳驛以
聞德和還延州至城南范雍不納使人代領其眾遣歸
鄜州聽命淳徒同州德和懼且奏言盡忠於國而范雍

証臣棄軍又以書抵盧守勲及薛文仲曰如有中貴人來當爲我營護之守勲得書又以聞乃命殿中侍御史介休文彥博入內供奉官梁致誠就河中府置獄復遣天章閣待制龐籍馳往訊之河東都轉連使王洽又言訪聞延州有金明敗卒二人自賊中逃還云平等皆爲賊縛去平在道不食數罵賊云狗賊我頸長三尺餘何不速斬我彥博牒延州求二卒竟弗得始朝廷信德和奏已發禁兵圍平等家將收其族天章閣侍講賈昌朝言漢殺李陵母妻陵不得歸而漢悔之先帝厚撫王繼忠家卒得其用平事未可知而先收其族使果存亦不

得還矣乃得不收龍圖閣直學士任布亦言平非降賊者知諫院富弼力奏平引兵赴援行不淹日以姦臣不救故敗竟罵賊不食而死宜恤其家而廷州吏民復詣闕訴平戰沒狀帝命撤圍賜平及元孫家絹五百匹錢五百貫布五百端時河中獄猶未決也

攷異李燕曰賜平等家錢布乃

三月二十三日此時河中獄雖未決德和誣奏亦稱辨矣故朝廷有是賜始朝廷信德和誣奏即發兵圍平等家及有是賜則圍必撤矣不待斬德和後也本傳皆云斬德和後贈平等官始撤兵蓋甚疏略又云御史索得實狀廷州吏民即詣闕訴平等戰沒此又不然方遣使置獄時吏民即當詣闕矣若既得實狀又何訴焉廷州之圍既解鈐轄盧守勲與通判計用輩更訟於朝廷亦命文彥博等即河中府劾之時內侍用事者多為守

勲游說既改除守勲陝西鈐轄知制誥葉清臣開朝廷
議薄守勲罪而流用章嶺南卽上疏曰臣聞眾議延州
之圍盧守勲首對范雍號泣謀遣李康伯見元昊爲倫
生之計計用章以爲事急不若退係鄜州李康伯遂有
寧死難不可出城見賊語今守勲恐倉卒之言爲人所
發遂反覆前議移過於人頃詔文彥博置劾未分曲直
是非而遽欲罪用章康伯特赦守勲此必有結附中人
榮惑聖聽者望詔彥博勒正具獄苟用章之狀果虛守
勲之罪果白用章置重科物論亦允無容偏聽一辭以
虧王道無黨之義知諫院富弼亦言盧守勲黃德和皆

中官怙勢誣人冀以自免宜竟其獄樞密院奏方用兵
獄不可遂弼又言大臣附下罔上獄不可不竟時守懃
子昭序方句當御藥院弼奏乞罷之始延州民詣闕告
急帝召問具得諸將敗亾狀執政惡之命邊郡禁民擅
赴闕者富弼言此非陛下意宰相惡上知四方有敗耳
民有疾不得訴之朝則北走契丹西走元昊矣 己卯
以直史館吳遵路爲天章閣待制河東路計置糧草遵
路嘗建議復民兵於是并詔遵路籍河東鄉丁爲邊備
仍下其法於諸路 庚辰詔參知政事同議邊事從晏
殊請也 癸未詔中書別置廳與樞密院議邊事遂置

歷於院南 更民上書者甚眾初不省知諫院富弼言
知制誥本中書屬官可選二人置局中書考其所言可
用用之宰相以付學士弼言此宰相偷安欲以天下是
非盡付它人也 是月詔權停貢舉 夏四月丙戌省
陝西沿邊堡砦 丁亥以太常博士梁適爲右正言諫
院供職適初爲審刑詳議官梓州妖人白彥歡者依鬼
神以誣殺人獄具以不傷讞適曰殺人以刃或可拒而
誣不可拒是甚於刃也卒以死論嘗與知院事燕肅同
上殿奏使臣何次公案帝曰次公似是漢時人字適對
曰蓋寬饒黃霸皆字次公帝悅因問適家世擢提點京

東刑獄既對謂宰相曰梁適可畱候諫官有關命之適
因進居安謹治箴改開封府推官不半歲卒踐諫職

以知諫院富弼爲鹽鐵判官 命大理寺丞祕閣校理
石延年往河東路同計置催促糧草明道中延年嘗建
言天下不識戰三十餘年請選將練兵爲二邊之備不
報及西邊數警始召見命副吳遵路使河東時方用延
年之說籍鄉丁爲兵故也延年又言替漢用西域之兵
破盪諸戎去年授嘉勒斯賚節制令助討元昊宜募願
使其國者護發其兵如有功則加以王爵又回鶻在嘉
勒斯賚西亦可兼誘之使犄角興師以分賊勢戊子詔

審官三班院吏部流內銓募願使嘉勒斯賚者以名聞
始用延年議也 庚寅以鹽鐵副使蔣堂爲淮南江浙
荆湖制置發運使先是發運上計造大舟數十載江湖
物入遺京師權貴堂曰吾豈爲此成人自可附驛奏也
前後五年未嘗一至京師 癸巳詔諸戍邊軍月遣內
侍存問其家病致醫藥死爲斂葬之 甲午遣使籍陝
西疆壯軍 乙未遼太后復遣使來賀乾元節 庚子
重修祖宗玉牒成旣而修玉牒所言請自今歲一貼修
十歲一編錄仍以其副畱中奏可 乙巳錄閣門祇候
孟方三子官以方戰歿於延州特卹之 文彥博等劾

河中府獄既得實龐籍言黃德和退怯當誅劉平等力戰而歿子孫宜賞卹韓琦亦言平以疲兵數千敵賊十餘萬眾晝夜力戰爲德和所累旣被執猶冒賊不已忠勇不愧於古人今坐誣言所惑憫忠卹孤之典未下邊臣豈不解體乎丙午腰斬德和於河中仍梟首延州城下王信坐誣告其主亦杖殺 丁未贈劉平爲忠武軍節度使兼侍中石元孫爲忠正軍節度使兼太傅仍賜平信陵坊第錄其子弟 戊申延州金明縣都監張異慶州東路都巡檢使万俟政延州都監孟方鄜延路指高守忠張達以戰歿並贈官 出左藏內藏庫緡錢

各十萬下陝西給軍須 辛亥降鄜延鈐轄盧守勲爲
湖北都監安撫都監李康伯爲均州都監通判延州計
用章除名配雷州然議者以守勲之責猶薄云 發陝
西近裏諸州役兵築延州金明栲栳寨始議修復帥臣
擁兵不卽進轉運使明鎬止以百餘騎自從分督將士
一月而城之 以邈川首領嘉勒斯賚子棟戩舊作董
趙今改
爲會州刺史棟戩方九歲其父爲請之隨母喬氏居歷
精城所部可六七萬人號令嚴明人憚服之 壬子棟
貽路牢城及疆盜惡賊配軍年未四十壯健者隸禁軍
范仲淹未至永興癸丑改爲陝西都轉運使以刑部

員外郎高若訥知永興軍諫官梁適言仲淹前責饒州若訥實爲諫官嘗詆仲淹謀事疏闊今俾共事理實有嫌宜易以近臣帝曰朕方任仲淹若訥以疆事安得以

舊事爲嫌尋畱若訥判吏部流內銓

五月甲寅朔

吳攷

遼史五月乙卯朔清暑永安山蓋遼人置朔與宋異見朔攷

詔前殿奏事毋過五班

餘對後殿命太官賜食

乙卯贈金明都監李士彬爲

宿州觀察使仍以其從兄士紹爲金明城都監又贈其子懷寶爲右千牛衛將軍錄其子懷義懷矩並爲左侍

禁

丁巳復太常博士知楚州孫沔爲監察御史沔坐

言事貶黜逾六年復召尋遷右正言

先是詔御輦院

陳部下輦官年四十以下爲禁軍輦官千餘人攜妻子
遮宰相樞密使喧訴平章事張士遜方朝馬驚墮地已
未御史中丞眞州柳植等奏其事請付有司治詔樞密
院推鞠以聞時軍興機務填委士遜位首相無所補諫
官以爲言士遜不自安七上章請老又數面陳壬戌復
拜太傅進封鄧國公致仕聽朔望大朝會綴中書門下
班月給宰臣俸三之一士遜乞免朝朔望從之宰相得
謝者自士遜始政異李燾云士遜新傳云諫官韓琦上
疏曰政事府豈養病坊邪士遜不自安
七上章請老案士遜致仕琦已知制詰矣琦家
傳及它書養病坊等語亦不指士遜今不取以鎮
安節度使同平章事判天雄軍呂夷簡行右僕射兼門

下侍郎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以資政殿大學士戶部
尚書李迪爲彰信節度使知天雄軍自元昊反武事久
弛守將或爲它名以避兵任迪願守邊詔不許然甚壯
其意夷簡自天雄復入相卽使迪代之 甲子元昊陷
塞門寨執寨主內殿承制高延德監押左侍禁王繼元
死之 壬申詔諸路轉運司體量部下諸州軍有年老
昏昧貪濁踰違及非幹勤者具事以聞 癸酉詔夏守
贛王守忠進屯鄜州時大軍駐河中踰三月矣 甲戌
陝西都轉運使范仲淹言聞邊城多請五路入討臣恐
未可輕舉太宗朝以宿將精兵北伐西討艱難歲月終

未收復況今承平歲久中原無宿將精兵一旦興漢入
之謀係難制之寇臣以爲國之安危未可知也 乙亥
元昊陷安遠寨 戊寅罷陝西都部署夏守贊都鈐轄
王守忠竝赴闕守贊性庸怯寡方略不爲士卒所附自
河中徙屯鄜州未及行亟罷歸徙涇原秦鳳路緣邊經
略安撫使夏竦爲陝西都部署兼經略安撫使緣邊招
討使知永興軍 己卯以起居舍人知制誥韓琦爲樞
密直學士陝西都轉運使天章閣待制范仲淹爲龍圖
閣直學士竝爲陝西經略安撫副使同管句都部署司
事初仲淹與呂夷簡有隙及議加職夷簡請超遷之帝

以夷簡爲長者旣而仲淹入朝帝諭仲淹使釋前憾仲
淹頓首曰臣向所論蓋國事于夷簡何憾也 以知同
州歷籍爲陝西都轉運使籍嘗上言連年災異天久不
雨臣竊謂凡乘輿所用宮中所費宜取先朝爲則今宿
師西鄙力戰重傷方獲功賞而內官醫官藥官無功時
享豐賜故天下指目謂之三官願少裁損專屬戰功寇
不足平也 以國子監直講林瑀王洙竝爲天章閣侍
講景祐末災異數起帝深自貶損瑀言災異皆有常數
不足憂又依周易推演五行陰陽之變爲書上之帝喜
欲遷其官參知政事程琳以爲不可止賜章服帝每讀

瑀書有不解者輒令御藥院批問瑀由御藥院進詔諛之詞緣飾以陰陽帝大好之于是天章閣侍講闕端明殿學士李淑等薦洙事在中書未行一旦內批用瑀執政皆怒瑀呂夷簡欲揆帝意堅否乃曰瑀上所用洙臣下所薦不容竝進二人惟上所擇乃以洙瑀名進帝問洙何如夷簡言洙博學明經帝曰吾已用瑀矣若何夷簡請竝用二人帝許之既而右正言梁適劾瑀以內降除職請治其罪帝令以適章示之卒不罪瑀 壬午斬輦官曹榮陳吉于都市從者皆配遠惡州軍牢城卒揀輦官爲禁軍如初詔 六月權僉署涇原秦鳳經略安

撫判官尹洙數上疏論兵其一請鬻爵爲土兵葺營及所給物費下三司使鄭戩等參議以聞戩等言賣官之令已出權宜然行之浸久今要爲煩細箕斂民財書揭徵塞使西戎有輕中國之心洙議遂寢 丙戌詔自今假日御崇政殿視事如前殿 丁亥以宣徽南院使夏守贊同知樞密院事侍御史趙及右正言梁適皆言守贊經略西事無功不可復處樞府踰七旬乃罷 甲午以鄜延副都部署開封任福爲環慶副都部署兼知慶州福上言慶州去蕃族不遠願勒兵境上案亭堡謹斥候因經略所過山川道路以爲緩急攻守之倚帝善之

聽便宜從事 乙未南京言鴻慶宮神御殿火侍御史
方偕引漢罷原廟故事請勿復修詔罷修神御殿卽舊
基葺齋殿每醮則設三聖位而祠之瘞舊像于宮側

甲辰詔陝西河北河東京東西等路量州縣戶口籍民
爲鄉弓手彊壯以備盜賊河北河東彊壯自咸平以來
有之承平歲久州縣不復閱習多亾其數于是詔二路
選補增廣其數并及諸路焉 辛亥復權武成軍節度
判官歐陽修爲館閣校勘始范仲淹爲陝西經略安撫
招討碎修掌書記修以親爲辭且曰今豪傑之士往往
已蒙收擇尙慮山林草莽有挺特知義忼慨之士未得

出門下也宜少思焉 時西邊日警二府三司雖假不
休務翰林學士丁度言苻堅以百萬師寇晉謝安命駕
出游以安人心請休務如故無使外國窺朝廷淺淡王
子詔自今遇旬假聽休務如舊帝嘗遣使問禦戎之策
度奏曰今士氣傷沮若復窮追巢穴饋糧千里輕人命
以快一朝之意非計之得也莫若謹亭障遠斥候控扼
要害爲制禦之全策因條上其策名曰備邊要覽 是
月遼射柳祈雨 秋七月癸亥鄜延鈐轄張亢上疏言
舊制諸路部署鈐轄都監各不過三兩員張亢傳部署
改非當時本稱今從長編今每路多至十四五員少

作總管此史臣避英宗諱追

改非當時本稱今從長編今每路多至十四五員少

亦不減十員權均勢敵不相統制凡有議論互執不同請約故事別勅使名每路軍馬事止三兩員領之又曰昨延州之敗蓋由諸將自守不相爲援請令邊城預定其法凡賊入寇某處爲聲援某城寨相近出敢死士某處設都同巡檢則各扼其要害又令鄰路將取某救應仍須暗以旂幟爲號昨劉平救延州前鋒軍馬陷賊寨者四指揮平竟不知又趙瑜領軍馬開道先進而趙振與王達等趨寨門至高頭平報賊張青蓋駐山東振麾兵掩襲乃其子瑜也臣在山外策應未嘗用本指揮旗號自以五行支干別爲引旂若甲子日本軍相遇則先

者張青旂後者以緋旂應之此是干相生也其干相尅支相生支干相生相尅亦如之蓋兵馬出入則百步之外不能相認若不預立號必誤軍期又曰兵官務要張皇邊事劉平之敗正由貪功輕進鎮戎軍最近賊境每撥馬至不問賊之多少部署鈐轄知軍都監皆出至邊壕則賊已去矣蓋權均勢埒不肖相下若其不出則恐得怯懦之罪又比來諸班諸軍有授諸司使副至侍禁殿直者亦有白身試武藝而得官者而諸路弓箭手生長邊陲父祖效命累世捍賊乃無進擢之路何以激勸邊民初亢請乘驛入對詔令手疏上之其後多施用者

乙丑遣同修起居注祥符郭稹等使遼告以用兵西
邊議者謂元昊潛結遼人恐益爲邊患故特遣稹等諭
意遼主厚禮之與同出觀獵延稹射一發中走兔眾皆
愕視遼主遣以所乘馬及它物甚厚 己巳降鄜延副

都部署趙振爲白州團練使知絳州元昊自正月攻圍
塞門寨振代范雍守延州有兵七千八百餘人案甲不

動寨中兵方千人屢告急五月初振始遣百餘人赴之

寨遂陷都轉運使龐籍劾奏振畏懦故坐貶

致異疎水
記聞言振

移書塞門寨主高延德云可守則守不可守宜拔兵民
以歸延德城守半載振卒不救乃率眾棄城虜掠險遂
之與眾俱沒李氏長編頗采之然長編於五月甲子但
書元昊陷塞門寨執延德不言棄城宋史趙振傳亦不

載移書事記聞之言恐未可信今不取

庚午御延和殿閱諸軍習戰陳

丁丑遼主如秋山 八月乙酉以太常丞田況爲陝

西經略安撫司判官試校書郎胡瑗爲經略安撫司句當公事況從夏竦瑗從范仲淹所辟也 乙未以史館

修撰富弼爲遼主正旦使 戊戌罷天下寺觀用金箔

飾佛像 癸卯遣屯田員外郎劉渙使邈川諭嘉勒斯

賚出兵助討西賊嘉勒斯賚召酋豪大犒約盡力無負

然終不能有功也 戊申同知樞密院事夏守贇罷爲

天平節度使判澶州

致異東都事略作戊午夏守贇罷非也八月無戊午日

守贇

以子隨卒引疾求罷從之以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

杜衍同知樞密院事 已酉徙知廣州段少連爲龍圖
閣直學士知涇州廣州多蠶織雜四方游手喜乘亂爲
寇放上元然燈有報蕃市火者少連方燕客作優戲士
女聚觀以萬計其僚請罷燕少連曰救火不有官乎作
樂如故須臾火息民不喪一簪眾服其持重范仲淹經
略西邊薦少連才堪將帥故有是命未至而少連卒

庚戌以范仲淹兼知延州徙知延州張存知澤州初
存自陝西都轉運使徙延州遷延不卽行旣至乃云素
不知兵且以親年八十求內徙仲淹因自請代存從之
先是詔分邊兵部署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三千

人有寇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不量賊眾寡而出戰以官爲先後取敗之道也乃分州兵爲六將將三千人分部教之量賊眾寡使翼出禦賊賊不敢犯旣而諸路皆取法焉夏人相戒曰無以延州爲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大范蓋指雍云

辛亥詔范仲淹葛懷敏領兵驅逐塞門等砦蕃騎出境仍募已前弓箭手給地居之 壬子以益州草澤伊續爲試校書郎續數上疏言事丁度楊偕薦其才召試學士院而命之 延州都監靈武周美言于范仲淹曰賊新得志其勢必復來金明當搆衝我之蔽也今不亟

完將遂失之仲淹因屬美復城如故數日賊數萬薄金
明陳于延州城北美領眾三千力戰會暮援兵不至乃
徙軍山北多設疑兵賊望見以爲救至卽引去時諸將
多不利美十餘戰平族帳二百焚其帳二十復故城堡
甚眾 參知政事李若谷以耳疾累章辭位九月戊午
罷爲資政殿大學士吏部侍郎提舉會靈觀事宮觀置
提舉自若谷始 以知樞密院事宋綬爲兵部尙書起
復翰林學士晁宗慤爲右諫議大夫並參知政事 以
龍圖閣直學士權三司使鄭戩爲諫議大夫同知樞密
院事戩在三司才半歲復轉運使考課格分別殿最又

句校三司出入得羨錢四百萬緡 己未以知制誥葉清臣爲龍圖閣直學士權三司使事中書進擬三司使清臣不在選帝特用之清臣始奏編前後詔敕使吏不能欺簿帳之叢冗者一切刪去內東門御厨皆內侍領之凡所呼索有司不敢問乃爲合同以檢其出入 以都官員外郎普州景泰爲左藏庫使知寧州泰嘗通判慶州言元昊包藏禍心一旦有警何以應敵三疏不報已而元昊果反泰復上邊臣要略二十卷平戎策十五篇于是有薦泰知兵者召對稱旨遂換武秩云 辛酉降知杭州天章閣待制司馬池知虢州池性朴易剽劇

非所長轉運使江鈞張從革劾池決事不當及稽留德音坐是左遷始轉運使既奏池會更有盜官銀器繫州獄自陳爲鈞掌私廚出所費過半又越州通判載私物盜稅乃從革之姻遣人私請或謂池可舉劾以報仇池曰吾不爲也人稱其長者 癸亥知絳州趙振降責潭州安置坐觀望逗撓致陷塞門也 詔自今都部署司及諸路部署司應有寨柵申報賊寇入界不以多少遠近竝須晝時救應 乙丑詔河北河東路彊壯陝西京東西路新置弓手皆以二十五人爲團置押官四團爲都置正副都頭各一人五都爲指揮置指揮使各以階

級伏事年二十係籍六十免取家人或它戶代之聽私
置弓弩每歲十月後正月前分番上州教閱半月卽遣
歸農或遇非時句集守城及捕盜日給糧二升以籍上
兵部案舉不如法者 丙寅夏人寇三川寨鎮戎軍西
路都巡檢楊係吉死之明日涇原路都監劉繼宗李緯
王秉等分兵出戰皆失利涇州駐泊都監開封王珪將
三千騎來援自瓦亭寨至師子堡賊圍之數重珪奮擊
賊披靡殺賊將二人獲首級甚多賊遂畱軍縱掠凡三
日官軍戰歿者五千餘人 戊辰以知樞密院事晏殊
爲檢校太傅充樞密使同知樞密院事王貽永刑部侍

部杜衍右諫議大夫鄭戩竝爲樞密副使 庚午以愈
署定國節度判官事种世衡爲內殿承制知青澗城世
衡在青澗開營田二千頃募商賈貸以本錢使通貨得
利城遂富實閒出行部族慰勞酋長或解與所服帶當
會客飲有得羌事來告者卽予飲器由是屬羌皆樂爲
用無定河番部鈔邊率屬羌討擊前後斬首數百 王
申環慶副都部署任福等攻夏白豹城克之軍還賊遣
百騎襲其後守神林北路都巡檢開封范全設伏崖險
賊半渡邀擊之斬首四百級生獲七十餘人 壬午陝
西經略安撫副使韓琦以三川寨諸將敗書聞且言劉

繼宗李緯等倉卒出戰遂致退却望特免推鞠但量其
罪輕重等第削官或更移降差遣責其後效王珪以孤
軍血戰身被重創尚求益兵出關雖失亡數多望貸其
罪從之 冬十月癸未朔遼主駐中會川 以御侍清
河郡君張氏爲才人張氏河南人父堯封擢進士第補
石州推官未行卒京師堯封母錢氏女也張時八歲與
姊妹三人由錢氏入宮浸長得幸于帝性巧慧能揆測
人主意帝以其良家子待遇異諸嬪 戊子詔自今內
降指揮與臣僚遷官及差遣者竝令中書樞密院具條
執奏以聞帝性寬仁宗戚近幸有求內降者或不能違

故也 甲午賜涇原駐泊都監王珪名馬二匹黃金三十兩褰創絹百匹復下詔暴其功以厲諸將勒金字處置牌賜之使得專殺 乙未端明殿學士李淑等上所定銅符木契傳言牌下有司製之 丙申以環慶部署兼知慶州任福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賞白豹城之功也尋命兼鄜延路副都部署 庚子出內藏絹一百萬下三司助邊費 初鴻慶宮災集賢校理晉陵胡宿請修火祀以閻伯配祭大火禮官議因興王之地商邱之舊作爲壇兆籩豆牲幣視中祠歲以三九月擇日畱司長吏奉祀詔從之 十一月丙辰以御撰風角集占

賜陝西諸路部署司 贈延州塞門寨主高延德權兵馬監押王繼元官竝錄其子故延州西路同巡檢張圭三子亦皆授官 甲子女直侵邊界邊發黃龍府鐵驪軍拒之 丙寅徙知河中府樞密直學士長沙狄棐知鄭州有中貴人過河中言將援棐于上前棐答以它語退謂所親曰吾湘潭一寒士今官侍從可以老而自污邪 丁卯以鄜延部署司指使狄青爲涇州都監青每臨敵被髮面銅具出入賊中皆披靡無敢當者尹洙爲經略判官與青談兵善之薦于副使韓琦范仲淹曰此良將才也二人一見奇之待遇甚厚仲淹以左氏春

秋授之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青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術由是益知名 乙亥贈鎮戎軍西路

都巡檢使楊侏吉爲漢州防禦使 丙子以河東都轉

運使楊偕爲樞密直學士知并州有中官預軍事素橫前帥優遇之偕至一繩以法軍政肅然 是月浙東軍

士鄂鄰等殺巡檢使張懷信聚兵剽劫湖南福建廣南

諸州縣逃入海懷信內臣性苛虐鄰等積怨忿遂作亂

攷異李燾曰鄂鄰等作亂國史無之此據富弼奏議稽古錄載其事于九月不知何據今從弼奏議及司馬光

聞 十二月癸未出內藏庫絹一百萬助糴軍儲 丙

戌詔司農寺以常平錢百萬緡助三司給軍費自景祐

末不許移用常平至是以兵食不足始降是詔 辛卯
遼以所得女直戶置肅州 遼詔諸犯法者不得爲官
吏諸職官非婚祭不得沈酣廢事有治民安邊之略者
悉具以聞 甲午建神御庫于宗正寺西藏祖宗時神
御法物于其中從直祕閣趙希言判太常寺宋祁請也
乙未徙知隨州王德用知曹州德用道過許州梅詢
謂德用曰道輔害公者今死矣德用曰孔中丞以其職
言豈害德用者朝廷一忠臣可惜也 晁宗慤等至
永興議邊事夏竦等合奏今兵與將尚未習練但當持
重自休俟其侵軼則乘便掩殺大軍蓋未可輕舉及劉

承宗等敗帝復以手詔問師期竦等乃畫攻守二策遣副使韓琦判官尹洙馳驛至京師求決于帝己亥入對崇政殿先有詔琦遷禮部郎中洙加集賢校理琦言臣以大計不俟召赴闕若僥倖進秩將不容于清議辭不拜 癸卯兵部尚書參知政事宋綬卒帝臨奠輟二日朝贈司徒兼侍中諡宣獻 乙巳詔鄜延涇原兩路取正月上旬同進兵入討西賊帝與兩府大臣共議始用韓琦等所畫攻策也樞密副使杜衍獨以爲非萬全計爭論久之不聽大臣有欲以沮軍罪行者遂求罷亦不聽始晁宗慤卽軍中問攻守策眾欲大舉經略判官田

京曰驅不習之師撓銳鋒漢入賊地爭一旦之勝此兵家所忌師出必敗或有議講和者京又曰賊兵未嘗挫安肯和也 丁未詔開封府京東西河東路括驢五萬以備西討 戊申以通判河中府皮仲容知商州兼提點采銅鑄鐵錢事仲容嘗建議鑄大錢一當十既下兩制及三司議其事謂可權行以助邊費故有是命初韓琦安撫陝西嘗言陝西產鐵甚廣可鑄錢兼用于是葉清臣從仲容議鑄當十錢翰林學士承旨丁度曰禁旅戍邊月給百錢得大錢裁十不可畸用舊錢不出新錢愈輕則糧芻增價復有湖山絕處兜魁嗜聚鑪冶日滋

居則鑄錢急則爲盜民間銅鉛之器悉爲大錢何以禁
止乎攷異李燕曰本志云軍興陝西移用不足始用知
商州皮仲容議采洛南縣紅崖山鏡州青水冶青
銅置阜民朱陽二監以鑄錢案是歲仍詔商人入芻
粟陝西竝遍願受東南鹽者加數子之

續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二